

##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

皇甫枚 陳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張飛廟祝 僧彥脩 建康樂人 黃延讓 張瑗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

## 皇甫枚

光啟中，僖宗在梁州。秋九月，皇甫枚將赴調行在。與所親裴宜城者偕行。十月，自相州西抵高平縣。縣西南四十里，登山越玉溪。其日行旅稍稀，煙雲晝晦，日昃風勁。惑於多歧，上一長坂。下視有茅屋數間，槿籬疏散，其中有喧語聲，乃延望之。少頃，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，著黃故衣，蓬頭敗履。連呼之不顧，但俯首而復入。乃循坂東南下，得及其居，至則荆扉橫葛，縈帶其上，茨棘羅生於其庭，略無人蹤，如涉一二年者矣。枚與裴生，愕立久之。復登坂長望，見官道有人行，乃策蹇驢赴之。至則郵吏將往端氏縣者也，乃與俱焉。是夜宿端氏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## 陳璠

陳璠者，沛中之走卒也，與故徐帥時浦，少結軍中兄弟之好。及浦為支辟所任，璠亦累遷右職。黃巢之亂，支辟簡勁卒五千人，命浦總之而西，璠為次將。浦自許昌趨洛下，璠以千人反平陰。浦乃矯稱支命，追兵回。於是引師與璠合，屠平陰，掠圃田而下。及沛，支慮其變，郊勞及解甲，盛設厚賂之。乃令所親諷支曰：「軍前不安，民望見追，且請公解印，以厭眾心。」支力不能制，（「制」原作「致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乃率其孥，出居大彭館。浦自稱留後。璠謂浦曰：「支尚書惠及沛人，若不殺之，將貽後悔。」浦不可，璠固請，與浦往復十餘翻，浦怒曰：「自看自看。」璠乃詐為浦命，謂之曰：「請支行李歸闕下。」支以為誠也，翌日遂發。璠伏甲於七里亭，至則無少長皆殺之。沛人莫不流涕。其後浦受朝命，乃表璠為宿州太守。璠性慘酷喜殺，復厚斂淫刑，百姓嗟怨。五年中，貲賄山積。浦惡之，乃命都將張友代璠。璠怒，不受命。友至，處別第，以俟璠出。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圍友，遲明，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。璠潰，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，從騎皆亡。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，野人有識之者，執以送。友繫之，馳白浦，浦命斬之於郡。璠本粗悍木樸，不知書，臨刑，忽索筆賦詩曰：「積玉堆金官又崇，禍來倏忽變成空。五年榮貴今何在？不異南柯一夢中。」時以為鬼代作也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## 豫章中官

天復甲子歲，豫率居人近市者，夜恒聞街中若數十人語聲，向市而去，就視則無人。如是累夜，人家惶恐，夜不能寤。頃之，詔盡誅闖官，豫章所殺，凡五十餘。驅之向市，驟語喧噪，如先所聞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 邵元休

漢左司員外郎邵元休，當天復年中，尚未冠，居兗州廨宅。宅內惟乳母婢僕，堂之西序，最南是書齋。時夜向分，舉家滅燭熟寐，書齋內燈亦滅。邵枕書假寐，聞堂之西，窸窣若婦人履聲，經於堂階。先至東序，皆女僕之寢室也。每至一房門，即住少時。遂聞至南廊，有閣子門，不啟鍵，乃推門而入。即聞轟然，若撲破磁器聲。遂西入書齋，窗外微月，見一物，形狀極偉。不辨其面目，長六七尺，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。立於門扉之下，邵不懼，厲聲叱之，仍問數聲，都不酬答，遂卻出。其勢如風，邵欲捫枕擊之，則已去矣。又聞行往堂西，其聲遂絕。遲明，驗其南房內，則茶床之上，一白磁器，已墜地破矣。後問人云，常有兵馬留後居是宅，女卒，權於堂西作殯宮。仍訪左右，有近鄰識其女者，雲，體貌頗長，蓋其魄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何四郎

梁時，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，以鬻妝粉自業。嘗於一日五更初，街鼓未鳴時，聞百步之外，有人極叫何四郎者，幾數聲而罷。自是率以為常。約半月後，忽晨興開肆畢，有一人若官僚之僕者，直前揖之云：「官令召汝。」何意府尹之宅有取，未就路，僕又促之。何方束帶，僕又不容。俄以衣牽之北行，達於東西之衢。何乃欲回歸，僕執之尤急。何乃愈疑，「將非人耶？」嘗聞所著鞋履，以之規地自圍，亦可御其邪魅。某雖亟為之，即被擲之於屋。知其無能為也，且訝且行，情甚恍惚，遂正北抵徽安門。又西北約五七里，則昏冥矣。忽有朱門峻宇，若王者之府署。至更深，延入。烈炬燦煌，供帳華麗。唯婦人輩款接慰勳，云：「是故將相之第，幼女方擇良匹。實慕英賢，可就吉席。」何既睹妖冶，情亦惑之，婉淑之姿，亦絕代矣。（「絕」字原空缺，「矣」原作「是」，據明抄本補改。）比曉，則臥於丘塚之間，寂無人跡。遂望徽安門而返，草莽翳密，墮於荒井之中。又經一夕，饑渴難狀，以衣襟承露而飲之。有樵者見而問之，遂報其家，縋而出之，數日方愈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青州客

朱梁時，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，飄至一處，遠望有山川城郭，海師曰：「自頃遭風者，未嘗至此。吾聞鬼國在是，得非此耶？」頃之，舟至岸，因登岸。向城而去。其廬舍田畝，不殊中國。見人皆揖之，而人皆不見已。至城，有守門者，揖之，亦不應。入城，屋室人物甚殷。遂至王宮，正值大宴，君臣侍宴者數十，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，多類中國。客因升殿，俯逼王坐以窺之。俄而王有疾，左右扶還，亟召巫者視之。巫至，「有陽地人至此，陽氣逼人，故王病。其人偶來爾，無心為祟，以飲食車馬謝遣之，可矣。」即具酒食，設座於別室，巫及其君臣，皆來祀祝。客據按而食。俄有僕夫馭馬而至，客亦乘馬而歸。至岸登舟，國人竟不見已。復遇便風得歸。時賀德儉為青州節度，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，因遣此客使魏，其為師厚言之。魏人范宣古，親聞其事，為餘言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 周元樞

周元樞者，睢陽人，為平盧掌書記。寄居臨淄官舍，一夕將寢，忽有車馬輜重甚眾，扣門使報曰：「李司空候謁。」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，因自思，必鄉曲之舊，吾不及知矣。即出見之，延坐，請問其所從來，曰：「吾亦新家至此，未有所止，求居此宅矣。」元樞驚曰：「何至是？」對曰：「此吾之舊宅也。」元樞曰：「吾從官至此，相傳云，書寄之公署也。君何時居此？」曰：「隋開皇中嘗居之。」元樞曰：「若爾，君定是鬼耶？」曰：「然。地府許我立廟於此，故請君移去爾。」元樞曰：「吾不當與鬼相接，豈吾將死，故君得凌我耶？雖然，理不當以此宅授君。吾雖死，必與君訟。」因召妻子曰：「我死，必與君訟。」

李君對訟。「即具酒與之飲，相酬數百杯，詞色愈厲。客將去，復留之。良久，一蒼頭來雲；」夫人傳語司空，周書記木石人也，安可與之論難？自取困哉！客於是辭謝而去。送之出門，倏忽不見。元樞竟無恙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朱延壽

壽州刺史朱延壽，末年，浴於室中，窺見窗外有二人，皆青面朱發青衣，手執文書，一人曰：「我受命來取。」一人曰：「我亦受命來取。」一人又曰：「我受命在前。」延壽因呼侍者，二人即滅。侍者至，問外有何人，皆雲無人，俄而被殺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秦進忠

天祐丙子歲，浙西軍士周交作亂，殺大將秦進忠、張胤，凡十餘人。進忠少時，嘗怒一小奴，刃貫心，殺而並埋之。末年，恒見此奴捧心而立，始於百步之外，稍稍而近。其日將出，乃在馬前，左右皆見之。而入府，又遇亂兵，傷胃而卒。張胤前月餘，每聞呼其姓名，聲甚清越。亦稍稍而近。其日若在對面，入府皆斃矣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望江李令

望江李令者，罷秩居舒州。有二子，甚聰慧。令嘗飲酒暮歸，去家數百步，見二子來迎，即共禽而毆之。令驚大怒，大呼，而遠方人絕，竟無知者。且行且毆，將至家，二子皆卻走而去。及入門，二子復迎於堂下，問之，皆雲未嘗出門。後月餘，令復飲酒於所親家，因具白其事，請留宿，不敢歸。而其子恐其及暮歸，復為所毆，即俱往迎之。及中途，見其父，怒曰：「何故暮出？」即使從者擊之，困而獲免。明日令歸，益駭其事，不數月。父子皆卒，郡人云，舒有山鬼，善為此厲。蓋黎丘之徒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張飛廟祝

梓州去城十餘里，有張飛廟，廟中有土偶，為衛士。一夕感廟祝之妻，經年，遂生一女。其發如朱，眉目手足，皆如土偶之狀。至於長大，人皆畏之。凡蒞職梓州者，謁廟，則呼出驗之，或遺之錢帛，至今猶存。（出《野人閒話》）

#### 僧彥脩

草書僧文英大師彥脩，始在洛都。明宗世子秦王從榮，復厚遇之。後有故，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。一日恍惚，忽見秦王擁二十騎詣寺，訪彥脩。彥脩問大王何以此來，恰來對，倏而不見。彥脩方訪於人，不旬日，秦王遇害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建康樂人

建康有樂人，日晚如市，見二僕夫云：「陸判官召。」隨之而去。至大宅，陳設甚嚴。賓客十餘人，皆善酒，惟飲酒而不設食，酒亦不及樂人。向曙而散，樂人困甚，因臥門外床上。既寤，乃在草間，旁有大塚。問其裡人，雲，相傳陸判官之塚。不知何時人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黃延讓

建康吏黃延讓嘗飲酒於親家，迨夜而散。不甚醉，恍然而身浮。飄飄而行，不能自制。行可十數里，至一大宅，寂然無人。堂前有一小房，房中有床，延讓困甚，因寢床上。及寤，乃在蔣山前草間。逾重城復塹矣。因恍惚得疾，歲餘乃愈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張瑗

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，忽見一美人，袒衣猥獷而走。瑗甚訝，諦視之，婦人忽爾回頭，化為旋風撲瑗。瑗馬倒傷面，月餘乃復。初馬既起，乃提一足，跛行而歸。自是每過此橋，馬輒提一足而行，竟無他怪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婺源軍人妻

丁酉歲，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。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，夫不能制。一日，忽見亡妻自門而入，大怒後妻曰：「人誰無死，孰無母子之情，乃虐我兒女如是耶？吾比訴與地下所司，今與我假十日，使我誨汝。汝遂不改，必能殺君。」夫妻皆恐懼再拜，即為其酒食。遍召親黨鄰里，問訊敘話如常。他人但聞其聲，唯夫見之。及夜，為設榻別室，夫欲從之宿，不可。滿十日，將去，復責勸其後妻，言甚切至。舉家親族共送至墓，去墓百餘步，曰：「諸人可止矣。」復慙辭訣而去。將及柏林中，諸人皆見之，衣服容色如平生，及墓乃沒。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陳德遇

辛亥歲，江南偽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，直宿庫中，其妻在家，五更初，忽夢二吏，手把文書，自門而入。問：「此陳德遇家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德遇何在？」曰：「在庫中。」吏將去，妻追呼之曰：「家夫（「夫」原作「父」，據明抄本、許本改。）字德遇耳，有主衣庫官陳德遇者，家近在東曲。」二吏相視而嘻曰：「幾誤矣。」遂去。邇日，德遇晨起如廁，自云有疾，還臥，良久遂卒。二人並居治城之西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廣陵吏人

廣陵吏姓趙，當暑。獨寢一室。中夜，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，從小黃衣七人。謂己曰：「處處尋不得，乃在此耶！」叱起之，曰：「可以行矣。」一黃衣前曰：「天年未盡，未可遽行，宜有以記之可也。」大人即探懷，出一印，印其左臂而去。及明視之，印文著肉，字若古篆，識其下，右若仙字。左若記字，其上不可識。趙後不知所終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